

上海·静安
现代戏剧谷

春风里 我们看戏去

今晚,2023上海·静安现代戏剧开幕式将在大宁剧院举行,随后上演的开幕大戏《活动变人形》将拉开今年戏剧谷“名剧板块”展演季的帷幕。今年的静安戏剧谷除了在戏剧作品上不断再突破与再创新之外,还让戏剧走出剧场,让大家在巴士上,在转角处与戏剧不期而遇。戏剧谷举办期间,“浓情静安·爵士春天”音乐节、上海(静安)世界咖啡文化节也将同步举办,伴着春风,大家在上海尽情享受戏剧、咖啡、爵士乐!



名剧惠民 好戏连台

一如既往,戏剧谷将为申城带来一大波好戏。

自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恢复对外营业性演出受理和审批以来,现代戏剧谷邀请到首批国际戏剧名团来沪登场。其中包括罗马尼亚锡比乌国家剧院制作出品、罗马尼亚国宝级女演员奥菲莉亚·波比领衔主演的《谁害怕弗吉尼亚·伍尔夫?》,意大利当代戏剧大师皮普·德尔邦诺的代表作《喜悦》及希腊苍蝇剧团的保留剧目《弗里达·卡罗》。

本土原创作品也非常亮眼。开幕大戏《活动变人形》的原著小说曾被誉为“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最具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之一”,还有根据莫言原著改编的《红高粱家族》呈现了“高密东北乡”的大地雄心,话剧《春风十里不如你》讲述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青春誓言、20世纪90年代的狂热躁动、21世纪的恋恋情怀……

在“名剧展演”期间,静安区人民政府继续推出政府补贴举措,给予所有剧目的每张演出票至多达30%的票价补贴,确保各场次的最高票价不超过600元。

今年的“壹戏剧大赏”共收到144个申报剧目,再创年度新高,5月8日举办的颁奖典礼上将颁发2021—2022年“年度大戏、年度最佳小剧场、年度最佳导演、年度新锐导演、年度最佳编剧、年度最佳男女演员、年度最佳创新剧目”等12个大奖。

走出剧场 全城有戏

今年的戏剧谷还搭建了“人人都有出彩机会、人人都可走上舞台、人人都能享有品质生活”的全民参与、向美而生的大舞台,让戏剧走出剧场,用各类活动让全城有戏。

“2023中外家庭戏剧大赛”辐射长三角地区,今年的赛事,突破了以往的“家庭”概念,同学同事、街坊邻居等都可以组队参与,小品、情景剧、戏剧曲艺、故事表演等才艺都可以登台展示;首次打造的“戏剧巴士”,集流动的“戏剧售票亭、戏剧化妆间、戏剧小舞台、戏剧小超市”等功能于一体,将在静安的重要街区、核心剧场等设置“戏剧站点”,市民可以购票去剧场观演,可以登车装扮体验戏剧人物造型;现代戏剧谷定制的4组国外演艺团体演艺、200场社区群文团队竞演,传统与时尚、经典与多元的演艺碰撞,以及更加开放话题的系列“戏剧高峰论坛”等,都有可能街头、商圈、公园、社区,与市民不期而遇。

戏剧谷向市民发出的这份“春天之约”,还包括听爵士,品咖啡。今年的爵士音乐节将首次跨越苏州河,在苏河湾万象天地和大宁国际商业广场唱响,作为上海当下最出色的市民爵士群体,静安市民大乐队再次加入公益演出活动。今年的静安咖啡文化节将贯穿“五一”小长假5天,首次汇聚50家以上的国际国内知名咖啡品牌、精品小众网红门店参与市集。上海的这个春天,全城有戏,处处皆风景。

本报记者 吴翔

法国大提琴家卡普松今明献演
上海音乐厅

再来上海,感觉真好!

“上海是一座让我很享受的城市,它不但美丽,还拥有活力和很棒的观众,所以我很期待回到这座伟大的城市。”昨天,法国大提琴家戈蒂耶·卡普松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。他也是近三年来首位将在上海登台的海外艺术名家。应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之邀,今明两晚,他将携手钢琴家杜克罗斯在上海音乐厅献上两场精彩纷呈的音乐会。

这也是卡普松第一次在中国举行个人独奏音乐会。两场音乐会风格迥异。第一场卡普松将带来舒曼的《幻想曲》、贝多芬的《A大调第三号大提琴和钢琴奏

鸣曲》和勃拉姆斯的《e小调第一号大提琴和钢琴奏鸣曲》;第二场则会用影视金曲拉近与观众的距离,包括《辛德勒的名单》《彩虹之上》《玫瑰人生》《雨中曲》等是百听不厌的经典之作……值得一提的是,卡普松此次使用的乐器是一把“年龄”超过300岁的大提琴。

上一次卡普松来上海还是2019年,那个秋天,让他念念不忘的有上海乐迷的掌声,还有要蘸着米醋吃的大闸蟹,回味无穷。中国留给他的美好印象,让他这三年来一直与中国的音乐家保持着合作关系。去年,他和指挥家余隆一起,与

纽约爱乐乐团同台演出中国作曲家陈其钢的大提琴协奏曲《逝去的时光》;还有他与王羽佳合作的专辑也在过去的三年里全球发行了……他说:“跟中国音乐家合作是一件很美妙的事,正因为来自不同的国度、不同的背景,我们可以相互学习,彼此激发,充实音乐的内涵。”事实上,早在2020年,卡普松就与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达成了演出合作的意向。现在,大家终于在上海重逢了。

与常来常住的卡普松不同,老搭档杜克罗斯是第一次来中国。杜克罗斯是卡普松的哥哥(也是一位小提琴家)的好友,这次飞来上海的26个小时的航程中,卡普松一路上绘声绘色地向他描述着上海。杜克罗斯也跟着卡普松学会了说“你好”“谢谢”。卡普松告诉杜克罗斯:“上海和巴黎一样,充满了魔力,值得我们去探索更多的惊喜!”

本报记者 吴翔



今天零点,你穿上红色的篮球马甲,去电影院看那部电影吗?

是的,你一定知道我说的是哪一部。

20多年前,101集电视动画《灌篮高手》在湖北男篮出征全国大赛前戛然而止。20多年后,原作者井上雄彦亲自执导,并担任编剧的电影版《灌篮高手》鸣锣。去年12月3日,《灌篮高手》电影版在日本上映,首日票房7.16亿日元(约3742万元),连续8周周末斩获日本票房冠军。如今,这部情怀之作在中国市场同样表现出色,超过2150万元的零点场票房和正式上映前轻松过亿的预售成绩,将情怀和期待拉满。

不过看完电影,午夜的风中,我嗅到一丝丝失望。起码,它不是我心里面等待了20年的样子。

虽然电影最后,樱木还是对安西教练说出了“老爹你最荣耀的时候是国家队吧,而我,最荣耀的时刻就是现在”,永不言败的热血少年总是最动人;虽然樱木花道和流川枫的“世纪击掌”也如约而至,两个最有天赋的年轻人最终在赛场上互相成就,并且彼此认同;虽然湖北五虎的合力突围,就值得足够的掌声甚至眼泪,尤其那没有声音只剩下比赛画面的几十秒,叫人屏住呼吸,跟这支第一次打上全国比赛的队伍一起,逆风翻盘。但《灌篮高手》电影对电视和动画版粉丝来说,都起码是叫人意外的——全片124分钟,有近一半时间,大银幕上并没有在打比赛,也没有在回忆他们高中时候打过的比赛,而是随着比赛,穿插着宫城良田这个五人中曾被着墨最少的角色的成长史。“为什么宫城成了主角?哪怕不是樱木花道,不是流川枫,起码也是仙道吧?”散场时,有些观众很困扰。

更有观众带着几分愤懑:“这不是跟当年《爱情公寓》大电影差不多吗?人还是这些人,但就不是我要的《灌篮高手》大电影啊。”是的,失望是因为它跟大部分剧粉所期待的大电影似乎不一样。抛开把主角硬生生塞给了宫城叫人意外,抛开从海报就可见的、与之前区别很大的工业画风,整部电影也只打了一场比赛,一场明知道胜负的比赛,全然不像当年动画片那般,有足够长的篇幅让人物继续在比赛和训练中成长、蜕变。至于比赛本身,运动镜头流畅非常,甚至可以说丝滑又时髦,但却唯独丢掉了那种剧粉熟悉的亲切的漫画感。

虽然,难免遗憾。虽然我们可以调侃说,如果你不是剧粉,你不必去看一部全新制作的日本动漫体育电影,如果你是剧粉,你或许更不必去看一个你未必非常感兴趣的人物传记故事。但或许这部仍不甘失败,“只是想赢”的电影,依旧值得一张青春的电影票。至少,你可以郑重地跟自己的青春说一声再见。



不是心中等了一二十年的《灌篮高手》

□ 孙佳音